

■ 新作聚焦

王松长篇小说《爷的荣誉》:

在新旧与雅俗之间

□孟繁华

王松是好小说家。姑且不论他几百万字的其他作品,仅就《双驴记》《葵花引》《红乘》《哭麦》等“后知青小说”的成就,就足以走进当代作家的第一方阵,他的这些作品改写了时代的“知青文学”。长篇小说《爷的荣誉》与他此前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,无论是人物还是故事,无论是讲述方式还是情节设计。实事求是地说,这是我近期阅读的最好看的小说之一,是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,王松实在是太会讲故事了。小说以“官宅”里王家老老爷的三个儿子长贵、旺福、云财的性格与命运展开,在近百年的时间里,在京津冀鲁阔大的空间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人间大戏。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家族小说,也可以看作历史小说;可以把它当作消遣娱乐的世情小说,也可以当作洞悉人性的严肃文学。如何界定《爷的荣誉》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小说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阅读快感。

小说的讲述起始于“我”太奶奶的一只青花夜壶的丢失。偷这只青花夜壶的不是别人,正是二爷旺福。旺福16岁年间勾搭上了一个“卖大炕”的冯寡妇,于是,青花夜壶的失而复得成了一条与旺福有关的小说线索。太爷为了儿子们的前程也为了家业传承,让三个儿子一起去了北京,大爷二爷是去读书,三爷是去打理大栅栏的绸缎庄。大爷长贵倒是读书了,三爷也开始学习掌管生意。只是这二爷旺福,到了北京如鱼得水,与天桥“撂地儿”的混在了一起,学得了一些武艺也助长了“浑不吝”的性格。于是自然少不了惹是生非,但也因结交了一些地面朋友,多次摆平了绸缎庄的大事小情。小说描写最生动的还是二爷旺福。他与冯寡妇虽然只是萍水相逢、男欢女爱,但他已然走的是情爱路线,不仅不让其他男性接近冯寡妇,而且几乎把冯寡妇养了起来。也因此与冯寡妇的其他男人、特别是花秃子结了梁子,这亦成为小说与旺福有关的一条线索。开店做生意打理绸缎庄,免不了与管家掌柜以及各色人等打交道,特别是绸缎庄何掌柜父

子用东家的钱赚自己的钱,另开店铺的事,三爷云财斗智斗勇将何家父子所有行径悉数掌握,大获全胜。这一桥段是小说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。大爷长贵读书期间闹革命、走日本,全国解放后成为文艺干部,但因“历史问题”终未成大器,虽然命运一波三折,但还算有个善终。旺福几经折腾,因冯寡妇和心爱的小伙计祁顺儿都被日本人杀害了,最后加入了解放军,还去过朝鲜抗美援朝。但他性格乖戾,因拒绝接受军长女儿的爱而返乡务农。三爷虽然精明有心计,但家道破落后只靠挖自家祖坟的陪葬度日,情景不难想象。三个爷三种性格、三种命运,大起大落处无一不与社会巨大变革有关。因此,《爷的荣誉》表面是一部民间大戏,但人物命运无一不蕴含在历史的不确定性之中。小说让人欲罢不能,最要紧的还是其中的细节和生活氛围。王松对历史和生活细节的把握,使小说缜密而少疏漏,生活气氛仿佛让人回到了旧时老北京或老官宅。

有人认小说不能只讲故事,只讲故事那是通俗小说,小说更要讲求“韵味”,讲求“弦外之音”,要有反讽、有寓意,要言有尽意无穷。这些说法都对,但小说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,小说是有法又无法。现在的小说是有韵味、有反讽也多有言外之意。但现在很多小说什么都就是不好看也是事实。因此,小说最终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,理论固然重要,却不能一揽子解决小说所有的问题。特别是在小说无所不有的时代,批评还是不能抱残守缺一条道走到黑。

说《爷的荣誉》在新旧与雅俗之间,我觉得是这样:旧小说大多是章回体,多为世情风情,写洞心戳目的男欢女爱、家长里短,而且到关节处多是“欲知后事,且听下回分解”的卖关子。为的是勾栏瓦舍的“引车卖浆者流”下次还来,说到底是一个“生意”。但《爷的荣誉》不同,小说情节紧锣密鼓不透风,“又出事了”“又出事了”在小说中不时出现,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既有人情男女也有宅



府大事,但背景皆与社会历史相关,特别是关乎人物命运的紧要处。其次是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。旧小说如《姑妄言》、“三言二拍”等,女性多为牺牲者,但讲述者往往少有同情。《爷的荣誉》则不然。小说中的冯寡妇虽然迫于生存而卖身,但她多情重义、一诺千金,她不是一个见利忘义、水性杨花的女人;梅春、甘草皆因男女之情被逐出“官宅”,但事出有因皆不在两个女子身上。特别是长生娘甘草,因当年将许配给旺福时,旺福酒后乱性与其发生关系,甘草得了花柳病。显然是旺福在外乱性传染的,但旺福矢口否认,于是甘草被迫嫁给了王茂,生的长生又是旺福的儿子。旺福最后还是栽在了自己儿子长生手里。这样的情节设计似乎又回到了“世情小说”的旧制,即冤冤相报因果轮回。但讲述者对梅春和甘草的同情溢于言表,这是《爷的荣誉》区别于旧小说的另一特点。

读这部小说,我总会想起京剧《锁麟囊》。这出戏故事很简单,说的是一贫一富两个出嫁的女子偶然在路上相遇,富家女同情贫家女的身世,解囊相赠。10年之后,贫

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,王松敢于在形式上“回头”,大胆启用旧制,以旧小说的形式呈现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。《爷的荣誉》不仅是中国故事,更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。

女致富而富女则陷入贫困之中。贫女耿耿思恩,将所赠的囊供于家中,以志不忘。最后两妇相见,感慨今昔,结为儿女亲家。戏剧界对《锁麟囊》的评价是:文学品位之高在京剧剧目中堪称执牛耳者,难得的是在不与传统技法和程式冲突的情况下,妙词佳句层出不穷,段落结构玲珑别致,情节设置张弛有度,在整个京剧界的地位亦为举足轻重。《锁麟囊》是翁偶虹于1937年编剧的作品,现代“爱美剧”当时已经名声大噪。但旧戏新编依然大放异彩。但话又说回来,《锁麟囊》在戏剧界还是被认为是“传统”剧目,其原因大概是旧瓶装旧酒,情节不外乎世事无常但好人好报的传奇性。但《爷的荣誉》看似是“白话小说”的路数,但它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小说的观念不是传统的,也不是西方的,而是现代的。在小说写法日益求新的今天,王松敢于在形式上“回头”,大胆启用旧制,以旧小说的形式呈现世道人心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大变革的关系,不仅使小说风生水起惊心动魄,而且深刻地表达了社会历史内容。应该说,《爷的荣誉》不仅是中国故事,更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。

■ 创作谈

人最怕回头。只顾往前走时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,也许心里还挺乐呵,一回头,问题就全出来了,看见的和看见之后想到的,跟往前走时看的、想的就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劝人或劝自己时我们总说,“人要往前看”,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对,至少不全对,再说严重一点,在某种意义上有时也害人害己。人再怎么往前走,偶尔也须回一下头,至少回一下眸。未来和希望都在前头,这不假,所以才会议无反顾地往前看,前面是人的奔头。但回头和回眸,会让你意识到自己是谁,为什么这样义无反顾,这就叫初心。

回头或回眸,就是要提醒或寻找这个初心。

决定写“爷”的兄弟三个,是因为我的亲爷确实弟兄三人,后来是四个(这老四我叫“五爷”,真的“四”在哪儿,我不得而知),再多也没了。不过这兄弟三人横在这儿,视野也够了。物理学有个“小孔成像”的原理,由此引申可以设想,如果用手指圈一个圆圈,从这直径只有几厘米的圆圈看上去,视野就大得难以想象了;往上写到大爷、老太爷、老老老老乃至老老老老老老下去,是为了时间的纵深。时间有纵深,才更其穿透力。

写这篇小说时,我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斯蒂芬·霍金的时空隧道。这种感觉太奇妙了,似乎可以任意地来回穿行。在这里,时间似乎已不是时间,也失去了它基本的性质,可以不连续,可以回溯,甚至可以切割、重组,上百年的时空在我的电脑屏幕上一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风云翻滚的拼图。

说起来也确实没多远,甚至可能是一回事。但究竟是“没多远”,还是根本就是一回事,这也要看心态。当然,一个人的心态是由境界决定的。对有的人,笑就是笑,哭就是哭,如果掺和到一块儿就乱了,用句天津人的话,就是“神经病”了。也有的人,笑着笑着就哭了,或哭着哭着就笑了,这就是俗话说的“喜极而泣”或“含泪的笑”。不过还有一种境界,全不是,哭就是哭,哭就是笑。我在《爷的荣誉》这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个。

我总想,这最后一种,也许才是我真正憧憬的境界。可是这种境界太难达到了,只能试图逼近。当然,也只有逼近了,才会真正知道这个境界是怎么回事。从这个角度看,相声艺人应该很幸运,在他们当中,有人就有可能已逼近这个境界。但遗憾的是,人数也不是太多。

我得承认,在写这部小说时,我一直在回头,也在回眸。回眸在先。所以,才有了写这部小说的动机。抛开犯罪学的意义,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,“动机”本来是作曲家的一个术语。但在这里,对我也适合。这部小说的动机、产生的过程,是在一个如同梦境般的地方,那里长满奇花异草。恍惚中,我看到一方石刻,后来回想,好像叫“鱼夫罗”。今天回眸,仍然觉得可笑。

可乐,是因为流泪。其实回头也如此。写的时候,我回头看着横在面前的这三个爷,还有竖在他们上面的许多爷,觉得他们一个比一个可乐。可看着看着就流泪了,越可乐,流的泪也就越多。可乐是因为他们的故事,流泪也是因为他们的故事。他们的故事感人不感人另说,至少打动了我的心。

我总觉得,小说还是要有故事,而且得是一个好故事。可话又说回来,真把一篇小说写好了,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当然,能编出好故事是一个作家起码要具备的基本功,如果连一个好故事都编不出来,那小说这碗饭能不能吃就另说了。但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,好看的故事编出来,还得有本事把它讲好了。故事想得挺好,编得也挺好,可讲得颠三倒四,或本来挺精彩的故事,一讲,化神奇为腐朽,前面的劲儿也就全白费了。

我一直提醒自己,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不要设置阅读障碍。如果在讲述一个自己处心积虑才编织和设计出来的好故事时,却又故意为读者的阅读设置重重障碍,或指东打西云山雾罩,天上一脚地下一脚,这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只要把所思所想,要说的和要讲的,一切的一切都融在故事当中,然后再把这故事讲好了,让读者看明白了,这就行了。至于进一步的事,比如对小说阅读之后的深加工,那就是读者的事了。读者的事只能交给读者。

还是说流泪的事。前面已经说过,只要逼近某一种境界,笑和哭就是一回事了。但这境界需要修炼对待生活的态度却可以随时改变。也正因此,这部小说,就因为我的回头与回眸,也许成为一部“流泪”的小说。流泪,是因为告别,也许是新的开始。

所以,流泪就让他流吧。

流泪已回眸

□王松

■ 第一感受

直面伟大心灵

——读陈美者《活色严复》 □苏七七

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严复,是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那批人中的一个,而正如绝大部分人只知《天演论》之名而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,绝大多数人也只知严复之名,并不真正知道他是个怎样一个人。在“名”与被简化的观念之后,我们所认识到的,往往是书上一帧模糊的小照。我们记住了他的“重要性”,然后通常失去了探究的热情。

因为身处福州,因为三坊七巷依旧,严复、林纾、林觉民们的余响依然在读书人的心头回荡,文字后辈们依然想着追攀往日荣光。然而,吸引我认真读起陈美者的《活色严复》的,是曾念长所作序言的第一句:“挫败感折磨了严复一生,也穿过百年时光,折磨着那个试图走进严复世界的人。”

严复的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?首先有一个现实的世界,他少年丧父,幸而入新成立的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新学,又赴英留学,之后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多年,渐以译著名满天下,就任过多所学校校长,但时间都不长,在履历上读起来显赫,实则并未成其功其志。他亦有政治抱负,却从未进过权力的中心,理想初有即告破灭,时代前锋转眼老朽,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,也只能“袖手躬居,坐观陆沉”。严复的世界中还有一个著述的世界,他的译著建构起一个近现代世界的理念版图,“有王者兴必来取法;虽圣人起不易言”,他立功之业未成,而立言之业光耀千秋。

第一个世界关乎历史,第二个世界关乎学术,兹事体

大,并不是《活色严复》所能言尽的,书里虽然也写严复的人生经历与译著事业,然而并没有进入到洞察历史与辨析学术的维度,陈美者在祖厝与故居的行走,在史料与作品、信札的阅读中,走向的是严复的第三个世界,他的心灵世界。

“1918年的一个冬日,寒意袭人,阔别家乡25年的严复归来,回到福州阳岐。不知当夜他是否成眠。或许是听着风摇木窗、雨落天井,时不时咳嗽,起身服用药膏一匙再去卧床,或抽一口水烟,就有一团雾气升腾,于这幽深光影中,看见少年往事历历。”这样的文字,是对一个人的处境的想象,处境不是历史,是历史给每一个具体的人那一段具体的时空和物质,而建立在这样的时间与物质基础上,有了人的感受与人的情感、人的思想,心灵世界是我合一的,面对一个历史人物,得从线性的历史中建构出一个有真实感的、立体的处境,在那个处境里体会到人物的所感所思,才能贴近他的居所、他的身体、他的内心。

陈美者在《活色严复》中的这种写法,既要有对材料的掌握,又要有越过材料面对一个人物的“心相映”,她的考证不仅是资料的验证,更是自己的“心证”。相比于历史与学术,去还原严复某个阶段的心灵感受,其意义何在?一个人的天赋与才能把自己引向某个世界又建构某个世界,陈美者重新编织一种叙事方式,这种叙事用了一些小说的写法,但叙事的笔调更是散文的,容纳进她对史

料的整理与取舍、对外境的想象,以及对这种想象的评议。她写得简洁而朴素,在想象与评议上都比较克制,有一种不同流俗的、相当古典的文字品德。

明晰的结构、流畅的文字让读者进入了一个严复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读者似乎与严复有了一种单独相处、较为亲密的关系。少年的不易、中年的烦恼、老年的病弱,他是不停挫败的,但又是不停在“行动”中的,无论是求学、工作、翻译、照顾家人,乃至最后的重修尚书房,他一边感叹“浮名满世、资力浅薄”,一边以其极强的行动力过完一生。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,把笔伸向了未来,但同时,他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又带着往日的浓重遗痕。

正如曾念长在序言《写作与同情》中所说:“内在真实的美者,或者竟如她笔下的严复,是一个被人生埋没了笑意的人。她大抵也是充满了挫败感的,却无宏大的人生叙事可做注脚。”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宏大的人生,而总都还品尝过挫败感,但“被人生埋没了笑意”吗?这我有点怀疑,不止因为书末作者的照片上有一个显见的笑容,而且因为她在后记里这么写:“时日绵长,三年过去,我甚至怀疑自己写不完这本书了。最记得一个夏季午后,天黑,暴雨,雨打在青石板上,雨打在芭蕉叶上。我端坐书桌边,透过层层叠叠的书籍,透过木窗,冷冷地看着这场雨,看出雨珠一滴滴的狠劲。我舍不得动,继续伏案,只是心里闪过一个念头,待完成书稿,我一定要好好地淋一场雨。”

一个能看出“雨珠一滴滴的狠劲”依然下定决心“好好淋一场雨”的人,是一个能与挫败感同力的人。对挫败感的观察与体味,是她连接历史、文学与自我的纽带,至于一个没有宏大人生叙事的人,能有勇气直面另一个相当重要与伟大的人的心灵世界,是文学给她的力量。

名家之约 实力方阵 烛窗心影 美文天地 文史杂咏 人生叙事 随笔长廊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(山东临沂) 千字文苑

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文学双月刊 脊梁 陆 二〇一九年

2019 陆 目录 总第709期 芳草 文学杂志 主编:刘醒龙